

鳥煙湖霧看春生

■文／潘家駿神父（遣使會士·主教團禮儀委員會執行秘書）

——聖灰禮儀星期三的舉行與靈修

今年1月12日宗座禮儀及聖事部頒布「疫情期間聖灰星期三撒放聖灰備註」：「司鐸念祝福灰燼的禱文，然後在靜默中灑上聖水。司鐸面對會眾，按《羅馬彌撒經書》所載，向會眾念一次以下其中一式經文：「你要回頭改過，信從福音！」或「人哪！你要記住，你原來是灰土，將來還要歸於灰土。」繼而，司鐸清潔（消毒）雙手，戴上口罩，保護口鼻；然後，給來到他前的信友撒放聖灰，或按情況，司鐸前往站立原位的信友，給他們撒放聖灰。司鐸在領聖灰者頭上撒下聖灰，不用念任何經文。」（詳見3版）

總之，這份指示性的教會文件正是因應當前新型冠狀病毒橫逆全球的情況，指示各個地方教會如何能更安全地舉行聖灰禮儀。尤其是施放聖灰的方式，可以不必如同往常在領聖灰者的前額或頭部傅抹聖灰，並畫十字聖號；今年的方式是用手拿取稍許聖灰，直接把聖灰撒在信友頭上即可，不用念任何經文，以避開身體接觸和口沫傳染。

「聖灰禮儀星期三」這一天是教會悔罪期的盛大開幕禮，更是復活節的40天預備期的隆重開端（*caput Quadragesimae*），各堂區不可隨意輕忽，應確實、隆重並肅穆地舉行。為幫助信友加強對聖灰意義的了解，以及深化聖灰與自己生命的關係，堂區可邀請信友將去年帶回家保存或插在十字架上的聖枝帶回教堂，擇期在教堂前的空地公開舉行「燃燒聖枝儀式」。（儀式公布於主教團禮儀委員會網站）

「聖灰禮儀星期三」的名稱得自於該日的領聖灰禮，這禮儀與古代教會的悔罪慣例有著細針密縫的關係。當一位信友犯了謀殺、背教或姦淫等大罪時，需要進行公開的補贖，就是在四旬期的初始領受苦衣、頭上被撒灰而開始整個補贖過程；公開補贖期間悔罪者必須被排除在感恩祭之外，甚至不准許進聖堂。自11世紀開始，所有信友和公開悔罪者已一起領聖灰，以表達承認己罪。後來，公開補贖因為太過嚴厲，遂逐漸從教會的慣例中消失，但傅抹聖灰的儀式仍舊保留了下來。到了11世紀，在教會禮書裡出現第一篇祝福聖灰的禱詞，而在12世紀發展出焚燒前一年保存下來的聖枝為準備聖灰的習慣。

至於舉行聖灰禮儀的日子，過去我們台灣地方教會因傳教區的特殊牧靈景況，將之移至四旬期第一主日舉行；然而在我們今日越來越強調為慕道者舉行「甄選禮」的四旬期第一主日裡，如果硬加上與聖灰禮儀當日經文分割的聖灰儀式，實在很容易把禮儀的焦點與重點整個模糊掉，同時也會讓信友產生對聖灰領受的魔幻式理解，進而削弱了教會從傳統

以來所賦予的「聖灰禮儀星期三」特殊意義。

因此，我們應當珍視教會訂定下來的這確切的一日，以「聖灰禮儀星期三」開始悔罪期，不應當肆意更改這為個人和團體新開始的重要日子。因此，主教團禮儀委員會在多位神父強烈建議下，一直呼籲各堂區盡可能在四旬期一開始的星期三舉行聖灰禮儀，若因信友不方便在白天參與禮儀，也可挪至晚上舉行，以方便更多信友來參加。

然而，若考慮到多樣且複雜的信友生活實況及牧靈景況，我們必須看重那些渴望領受聖灰，來標示自己決志在恩寵陪伴下踏上悔改之途、歸依之路，好能與耶穌出死同生，但卻無法在「聖灰禮儀星期三」參與禮儀並領受聖灰的信友們，不致被剝奪天主所賜予的這項恩寵；畢竟，這聖灰是為人的需要而設立的，而並非人為了聖灰（參閱谷2：27）。因此，為讓所有誠心領受聖灰並願意悔改的信友們都有機會領受這項恩寵，主教團禮儀委員會也規定在四旬期第一主日的彌撒以外（之前或之後），可為未參與當日禮儀的信友們，以「聖灰禮儀星期三」所祝福過的聖灰予以施撒。

另外，這段充滿肅穆氛圍的四旬期，其發軔之始的聖灰禮儀往往適逢歡樂喜慶的農曆春節期間，例如今年的聖灰禮儀就落在大年初六，如何將基督徒信仰的四旬期，與傳統民俗文化的農曆春節彼此做一個調適，一直是華人基督徒面臨的困境與難題，但我們還是可以在兩者之間找到一些互融的要素。事實上，四旬期以其悔改和更新的意義來說，就很符合新春「一元復始，萬象更新」的精神意義。

為什麼？因為要忠實於我們在聖灰禮儀中所領受的聖灰記號，需要信德與巨大的勇氣；這領受聖灰的行動表示我們願意去直視自我生命中的陰影與黑暗，意謂著我們懷著信心相信，勇氣與我們所具備的信德是成正比例的；越是深入相信耶穌復活的奧蹟會掃除我們生命中的闇影而帶來光明，就越有勇氣去探究生命中的黑闇。那麼，在四旬期我們要做些什麼呢？以教會生活與禮儀的傳統語言來說，就是要悔改與修和。悔改我們總忘了天主，而汲汲營營地在世俗建樹我們自己的計畫；也要與我們那最深的自我修和，並把自己無限又親密地植根在天主的生命與旨意內。是的，為每位基督徒來說，這正是窮其一生要努力時時復始、日日更新的經營規畫和生活目標。

所以，雖然從除夕至正月十五的元宵節，台灣教會被寬免守齋，然而，聖灰禮儀日按其精神與意義是需要守齋的，為解決這兩難的問題，主教團作出了牧靈指示，也就是以「行愛德」來代替守齋，鼓勵信友們將將豐衣足食分

享給缺乏的人，讓悔改不因免齋而失色，反而因愛德而在我們生命中光雕出天主的肖像來。另外，在向會眾宣念施撒聖灰的經文時，如果採用「你要回頭改過，信從福音！」這一式，那麼就更能夠同時兼容並蓄信仰的悔改精神與春節的更新意義。

不論是農曆新年一元復始的精神，或聖灰禮儀萬象更新的意義，總讓我想起孩提時期，寒假作業裡的作文題目：「新年新希望」或「新年新計畫」。小時候，對每個當下都有一份等不及的驚喜，因此綠格稿紙上總填滿了新鮮希望；猶如阡陌的稻田裡，結出繽紛喜悅的金黃稻穗。那時候的生命是如何輕盈啊！

然而，年歲漸長，不知何時起，歲末氛圍籠罩時，對未來和過去所橫生的戀戀卻又是帶著倦意的感慨，已然代替了少年歲月蓄勢迎向明天的活力朝氣；剩下的也只是對那在年少所流露出的自然喜悅，充滿成一種重量式的嚮往。嗯！或許是年歲越增，所沾染的罪的習氣也越沉重吧！

1968年諾貝爾文學祭酒、日本文學大家川端康成在他的《美麗與哀愁》一書中，藉著主人翁大木在除夕夜帶著沉重的生命守在收音機旁，聆聽著那「節奏緩慢的古寺鐘聲」，因此「讓人感到時光的流逝，古老日本的空寂蒼涼」，而感慨橫生。這些感慨因年而異，有時激憤，有時淒苦，有時陷入悔恨和悲傷之中。不過在這些嘆息中，作者卻又是隱隱然懷抱著一份從沉重生命中獲得輕盈的盼望：「何時能夠不通過收音機，而在歲暮的京都直接聽一聽各古老寺院的除夕鐘聲。」

這既沉重又盼望的交雜錯綜心情，也令我聯想起宋朝詞人陳與義托物言志、借景抒情的《除夜》詩：「城中爆竹已殘更，朔吹翻江意未平；多事鬢毛隨節換，盡情燈火向人明。比量舊歲聊堪喜，流轉殊方又可驚；明日岳陽樓上去，鳥煙湖霧看春生。」陳與義因生活偷安而「聊堪喜」，但轉念一想，生命卻是時時處在流離破碎中，實在是「又可驚」啊！兩種心境所織成的鳥煙湖霧，可能也糾纏著我們，使我們執意在混沌罪惡的生活實況裡，卻依舊對這渾噩固執地迤邐不悔。不論是聖灰禮儀星期三，或是農曆春節，在在提醒我們，該為生命除舊布新，也是欲窮生命千里，更上恩寵樓台的時機了；更要在煙嵐的生命雲霧中，盼到一個春光朗朗的季節！

是啊！聖灰禮儀正是我們在耶穌陪伴下，啟程走上一趟逾越的生命旅程，在這條道路中，聖神將帶給我們新鮮的希望，並邀請我們的生命穿上恩寵的翅膀，翦風成鳥，飛越鳥煙湖霧，遇見春天。